

yanlong
qinhuai

烟笼秦淮

张彦平

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烟 笼 秦 淮

张 彦 平

山 东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济 南

烟 笼 秦 淮

张 彦 平

•

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印张 175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,900

书号 R10333·26 定价 1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。它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，反映了我地下党组织、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，解放南京的斗争故事。同时，也揭露了敌人的丑恶本质，与敌人内部的腐败无能。

作品着重塑造了一群不同性格的少年儿童，如杨春、小三子、小芸等。特别是小三子，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，充当敌军，充分显示了孩子机智勇敢的斗争性格。作品形象地说明了在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，革命先辈只有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教育，革命事业才能后继有人。

作品读后，能把我们带到那难忘的岁月和壮丽的斗争生活中去，认识旧中国的黑暗，懂得今天幸福来之不易，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小巷	(1)
第二章	凶宅闹鬼	(8)
第三章	夜，夜	(15)
第四章	月朦胧	(24)
第五章	小三子	(28)
第六章	夜泊秦淮	(39)
第七章	大江风浪	(57)
第八章	运河遇险	(69)
第九章	巧 遇	(84)
第十章	一进蒋集	(97)
第十一章	又是枪声	(107)
第十二章	二进蒋集	(119)
第十三章	重 逢	(145)
第十四章	相 亲	(165)
第十五章	泪与火	(184)
第十六章	阆苑茶社	(203)
第十七章	水上奇遇	(222)

第十八章	撕破面纱	(234)
第十九章	三家灯火	(250)
第二十章	再接再厉	(271)
第二十一章	烟	(292)

第一章 小巷

南京自从被古代帝王建为都城以后，那一个个在这里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名人，不管是用笔墨树碑立传的，不管是用铁血妄图统治千年的，早已被无情的历史风暴吹得烟消云散了，只有那宏伟的古城墙，和那永不停息的秦淮河水，在迎着新的日日夜夜。

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一个阴冷的傍晚，豪华建筑物上的霓虹灯都已经亮了。昏暗的大街上，人们急匆匆地奔跑着。几个似乎冻僵了的乞丐，瞪着呆滞的眼睛，蜷缩在路边一动不动。有一个圆脸浓眉的孩子，手插在裤腰带上取暖，嘴里哼着歌儿，脚下踢着个克宁奶粉空罐头盒，向前慢慢走着。他是铜匠杨宝山的儿子，名叫杨春。今天放学后，杨春给顾客去送下补好的铜壶，现在正沿路玩着往家走去。他是买不起足球的，正拿这空罐头盒当足球，踢得很带劲儿，连路灯什么时候亮的，都没有仔细注意。

“小春，小春……小春！”

路边巷口的黑昏晃里，飞出清脆的喊声。杨春没有

听到，依旧踢着空罐头盒往前走。有个人从黑影中扑出来，挡住了杨春的去路。杨春很生气，认为是小流氓要拦路抢劫他，立刻横起肩膀抱紧拳头，可是一看拦他的是个清秀的女孩子。他立刻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小芸姐，我没认出是你。”

这个叫小芸的女孩子，一把抓着杨春的手，气喘喘地说：

“你家出事了，快走！”

杨春吓得叫了一声，立即跟小芸跑走了。

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先从他们住的那条小巷说起吧。穿过南京城的秦淮河边，有条小巷叫秦淮渡。据说古代是秦淮河的一个渡口。如今这里是一条住有三户人家的小巷。说是三户，实际上沿河只有一座花园洋房，那两户只不过在洋房院墙外的两座板棚。这两座灰暗低矮的板棚，同那座豪华的洋房摆在一起，确实大煞风景。抗日战争前，这座洋房是一个军阀的公馆，那军阀不知什么原因被蒋介石杀了头，洋房被没收拍卖，一个日本洋行的老板把洋房买了下来。那老板是日本特务。此后不久，在洋房大门口到马路的空地上清除了多年的垃圾，造起一排半中半日式的工棚板房，住进了两个卖仁丹、万金油的小贩。他们是日本特务爪牙，既当坐探，又兼特务公馆的秘密保镖。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城后，日本特务公开了身份，小洋房成了公开的特



务机关。那名小贩穿上黑制服，进了警察局。木棚就成了警卫的住屋。附近的居民传说花园洋房里经常闹鬼，日本特务机关害死的人太多，冤魂要出来报仇。不是突然失火，就是出现危险的爆炸物，虽然日本特务加派岗哨，昼夜在墙里墙外巡逻，可这种“闹鬼”现象还是不断发生。日本特务说这是抗日分子干的，杀了不少嫌疑犯，可是花园里还是不安宁。最后连日本人自己也疑神疑鬼，竟然在院里贴了张驱鬼的神符。

日本侵略军投降后，洋房换了新的主人。虽然南京房子很紧张，却长期没人敢住进这几间板棚。洋房的主人蒋承正娶了太太陈露西，雇来佣人王嫂。王嫂带着个女儿小芸，不得不住进这板棚。

这洋房的新主人蒋承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？

按照当时社会标准，往往从打扮上判断一个人的职业。可这位蒋先生的打扮经常变化，有时穿着笔挺的军服，佩着中校肩章；有时穿着朴实的长袍，很象一个耍笔杆的文人；有时又穿着洒过香水的摩登西服，颇象一个暴发的商人。总之，他随着所处的环境而不断变化着自己的颜色。只有明白底细的人，才知道他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大红人，是戴笠派到南京来的第一个接收大员。

蒋承正看上了日本特务洋房的位置，却不满意那陈旧了的建筑，他参照美国别墅的式样，彻底把房子翻修了一番。红瓦的锐角形屋顶，配着刺眼的奶黄色的墙，

还有使人感到阴郁的碧蓝色窗户。

王嫂的丈夫给国民党军队修汽船时，汽缸爆炸把他炸死了。王嫂不得不到蒋承正家当佣人，带着小芸住在板棚里。王嫂的丈夫有个师弟叫杨宝山，是个铜匠。杨宝山正领着儿子杨春找房搬家，托王嫂说和，向蒋承正租用了另外两间板棚。就这样，小芸和杨春做了邻居。

杨宝山在秦淮渡巷口安顿下以后，挂出了“杨宝山铜匠铺”的招牌，有时也被蒋承正叫进公馆修理水管、电线，干些零活儿，等于是蒋家的半个不花工钱的零工。

现在正是严寒的一九四八年冬天。蒋介石的黄伯韬兵团被消灭了，几十万精锐部队又被解放军紧紧包围在淮海地区，派去的增援部队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。江北地区的蒋军都惶恐不安，丧失了跟解放军作战的勇气。蒋介石为了控制这些部队，保住首都北大门的安全，换掉了一部分不可靠的军官，抽派了一些亲信和特务充任军官。蒋承正就是这样被提升为上校，派到保安独立旅去充任旅长的。

正在蒋承正走马上任的前一天，这小小的秦淮渡巷，接连出了两件怪事。

头一件怪事就是穿黑衣服的人搜查了杨铜匠的家。

杨宝山租用蒋承正的板棚开铜匠铺，既交房租，又免费到蒋家帮工。蒋承正派手下特务调查，没查出杨宝山历史上和现在有任何不轨行为，认为杨宝山是个傻乎

乎的干粗活混饭吃的工人。谁知在蒋承正要去上任的前一天下午，首都警备司令部来了一拨人，突然冲进了杨家。

小芸傍晚放学回来，走进秦淮渡巷口，照例习惯地望望杨家门口，见那个白铁锅底和大钥匙的招牌幌子挂在屋檐下，门敞着，屋里黑乎乎的不但没有开灯。细心的小芸觉得有些奇怪：杨叔叔是个忙人，日光接着灯光，从不停止手里的铜匠活儿，今天为什么屋里静悄悄的？若是出去了，为什么不带上门？

小芸急匆匆奔向杨家门口，探头向屋里张望，喊道：“杨叔叔……”一句话还没喊出口，黑洞洞的屋里突然伸出一只大手，猛地抓住了她的头发。她又痛又惊，觉得一股酒和烟的臭气扑到脸上。这人压低粗嗓门喝问道：

“谁要你来的？”

“我放……放学回来……”小芸吓得心噗噗地跳。

“小丫头，不说实话我宰了你！”这人很凶恶地说，用另一只手抹住她的脖子。

“我家住隔壁。我放学路过这里……我妈在北院蒋旅长家干事……快放开我呀！”小芸说到后一句，几乎喊起来。她认为这个坏人要拊死她了，想用喊声使人注意这里，能来帮她脱险。

这人放松了手，低声喝道：“滚！”小芸站稳身子一看，见这人穿一身黑衣服，坐在门后的椅子上，压得

那破椅子吱呀呀一阵响。因为屋里昏暗，分辨不清楚那个人的面孔。

小芸转身拔脚向家里跑去。她妈不在家里，又不能随便去蒋家找。怎么办呢？她急得在屋里转了两圈，看见灶边的酱油瓶，忽然想出个主意。她把瓶里的酱油倒进碗里，装做出去买酱油的样子，提着瓶子出了巷口，藏在杨家的黑衣人看了她一眼，没有出来阻挡。

小芸在街上等到路灯亮了，不见杨春的影儿，正要奔出去找，忽然看见杨春蹑跖着走过来。她奔上去，将杨春叫到个僻静的墙角，把事情经过告诉杨春，最后说：“藏在屋里的人，很象警备区的便衣队。杨叔叔是不是被他们捉去了，你千万不要回家，快找地方躲起来。”

杨春把嘴唇咬得越来越紧，两道浓眉几乎拧到一起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家里会有这样的灾难。

“我家你也不能去，今晚你先到同学家里住吧。”

小芸急得哭起来。

杨春声音有些哽塞地说道：

“小芸姐，你快回家吧！我要去找我爸爸……”

他扭身向另一条小巷奔去。小芸不敢大声喊他，只好眼看着他消失在黑暗的小巷深处。

第二章 凶宅闹鬼

在杨铜匠家被搜查的当天夜里，蒋宅里闹起鬼来。

这天晚上蒋家特别热闹。蒋承正和太太陈露西离开欢送宴会，有几个朋友也跟着到了蒋宅。坐在沙发上的那满面油光的郑胖子，解开玄狐皮的马褂领子，转了转肥得同头差不多粗的脖子，眨眨小眼睛，老皮老脸地嚷道：

“老正弟，用什么给胖哥哥开开心？今朝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？啊，明天老弟就带上娇滴滴的弟媳高升去了，胖哥哥还要在南京磨地皮呀……”

蒋承正觉得郑胖子当着自己新夫人的面，讲这么粗俗的话，实在太不懂礼貌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但是，郑胖子在军政界、经济界的地位，都是他要依靠的。一想到这，蒋承正脸上那不快的阴影象闪电一样消失了，装出一副笑脸，打着哈哈笑道：

“老兄不要挖苦小弟了，我那怕有老兄一根指头的本事，也不至于放任外官了！老兄以后不要忘了对小弟栽培……”

郑胖子手拍着肥腿，笑着叫道：“咱哥儿俩，可不要呕他娘那份酸！胡扯淡！”

因这叫声太大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抬起头，把眼光转向了郑胖子。郑胖子转眼看着陈露西。陈露西礼貌地向他微微一笑。郑胖子趁机叫道：

“咱这弟媳是响当当大才女，请你来一段——不要象上次那样弹钢琴，叮叮咚咚的，咱大老粗，享受不了。还是来一段什么小曲吧？”

陈露西一听是“小曲”二字，象被蝎子螫了一下，脸通红地一耸肩，低下头去。

来的几个青年军官，与其说是给蒋承正送行，倒不如说是来看美女陈露西的。他们一看陈露西不快的表情，那个白净脸军官急忙对郑胖子说：

“郑老兄千灵通、万灵通，这件事可欠灵通了！密斯陈不仅是音乐家，也是金陵出名的女诗人，咱们请密斯陈朗诵一首她的大作如何？”

那青年军官说着先鼓起掌来，那几个人也跟着响应。郑胖子只好慢慢举起巴掌，拍着谄笑道：

“好好好！让咱这大粗人也沾沾他娘的文气！”

陈露西抬起光鲜的粉脸，伸手轻轻向后拢拢卷发，顺手从身边的小提包里掏出一个红麂皮面本子，翻出一页，轻轻读起来：

春水向着绿影笑语不休，

青柳频频爱抚着清流！
人间啊，暖意融融，
什么是离恨别愁？

风也悠悠，
云也悠悠，
水也悠悠，
情也悠悠！

柔情赛过千棵树柳，
爱意长过万里流，
啊，怎奈霹雳火摧，
暴雨鞭抽！

柳逢春时分外柔，
长河临冬将断流。
上苍啊，你为什么
有了春夏还要冬秋？

这些人觉出她已读完，立即发一阵叫好声和鼓掌声。

“妙极了！真是李清照再生，朱淑真转世啊！”不知什么时候，蒋承正的副官丁品三站到门口，用女人般的嗲声嗲气语调叫着。

郑胖子不懂什么是李清照和朱淑真，诗的整个意思也没弄清。他以老前辈的口气，装出什么都懂的样子评

论起来：

“真真是大才女！依胖哥哥看，咱这弟媳把世道真是一语点破了——人也好，树也好，水也好，都是前生早已定下来的。‘命中一尺，难求一丈’。你再大的本领，也扭不过神鬼！唉，胖哥哥再混上几年，就出家给佛爷当差去……”

蒋承正对诗一窍不通，刚才妻子读的那首诗，他过去曾看过，认为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无病呻吟。但是他正要去上任，妻子当着众人读这首“好景不长”的诗，却使他心中渐渐蔓延着一股无名火。当他再听到郑胖子的“高论”，就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什么鬼呀佛呀的，兄弟向来就不信这套迷信话！”蒋承正的眼本来就大，现在他把眼瞪得象羊眼，一口气说下去：“只要是碍着兄弟眼的！不，只要是妨碍党国的东西，兄弟向来不手软！鬼只敢欺负胆小的，就说这座房子吧，胡言乱语可多哩，自我搬来以后，安静得很，什么王八鬼神都没有了……”

壁炉发散出的热气越来越少，弥漫着的烟臭和香水的气味却更使人气闷。桌上的自鸣钟已指向十二点。郑胖子没听出蒋承正话中有话，怕这些亵渎神灵的话带来不吉利，忙说道：

“老正弟，胖哥哥可不能听信你，要没神灵护佑，胖哥哥早被枪子儿吃光了！”

“我不信——”蒋承正提高嗓门刚要争辩，电灯突